

父亲收藏的昆曲唱本

好些画家见我父亲程十发画的戏剧人物很生动，出于画家画人物画的常识，他们认为我父亲是为了画戏剧人物而去听戏、学戏的。但这种想法错了。

我少年的时候，我父亲常带我去看戏，父亲叫“听戏去了”。父亲平时与我们孩子讲话是不多的，等到我渐渐有些入门了，父亲会主动问我晚上听的戏，哪个角儿出色，哪个段子唱得好。我按照自己的理解讲了，父亲认为我讲对了就笑着点点头，讲的不对了，父亲便会讲出他对这出戏的理解。特别是北京的大牌来上海演出，票价也是高的，父亲那时收入不高，而票又难买，父亲为了听戏，就托人去买票。每当听了这样的戏，虽然已经很晚了，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总是很高兴的，“人家都说我是为了画戏剧人物而听戏，其实……”我就

是这样从父亲的口里知道父亲小时候就爱唱戏，乡里有戏他总是去听，有时为了听戏回家晚了，大人总要问一声孩子，但问归问，只要乡里有演出，父亲总是去听的，大人见阻止不了，而且知道孩子确实喜欢戏，不是顽皮，以后也就不说了。所以父亲唱戏与他钻研的画一样下功夫，只是当时家里的条件不许可，否则父亲就入行当了戏剧表演艺术家了。父亲到老一直是票友，不过在那时许多票友并不比专业的逊色多少。

等到我对戏了解更多时，我们家里就成了戏剧界人士经常互动的地方，父亲常邀名角来家里唱上几段，我在一旁伴奏。不过几日，父亲就有一幅精采的戏剧人物画创作出来了。

父亲常对我讲，画戏剧人物画最好自己会唱戏，而且懂戏，好

些角色的每个段子的精华你要知道，这样就能把角色最入神的一个动作画出来。父亲画戏曲人物都是动态的，出神处写意的笔姿也是舞动的，真是笔下一见神，台下几十年功。父亲还对我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画中国画最好能懂戏。据我的理解，中国戏剧是写意的，中国画也然，这一点是相通的，书画同源，戏与画也同源。

自然，父亲为了学唱好戏，自己也去买了好些戏剧方面的书，包括唱本。有些朋友知道我父亲爱好戏剧，便把他们珍藏

◆ 程多多

的唱本送给父亲。这本唱本就是由合笙曲社发行的《与众曲谱》，父亲有空翻翻。现在就在我的书架上，我有时听昆曲，也拿出来翻翻，朋友知道我喜好昆曲，常邀我画些昆曲人物画，这些曲谱让我受益不少。



宝从何处来

◆ 童孟侯

蜡石还可以打磨得如此滋润。我细细看，发现牌子上的图案竟然酷似观音抱童子，童子还把两手搭在观音的肩上，很是亲昵。我问店主什么价。店主回答 100 元。我说：这是黄蜡石，不是玉，凭什么卖 100 块？80 块吧？店主拿出一片黄蜡石原石：这块牌子是从这块石头上切割下来的。这样吧，你买这块牌子，我就把这块原石送给你。

我拿起那原石，果然，这块牌子诞生于此，一正一反，模样相同。于是，我付了 100 块，拿走了两块。店主说：我为什么要送你这么大一块原石呢？因为已经没法取料做牌子了。

2013 年的春天，我和 70 位摄影家一起到伊朗旅行，在德黑兰一家专做绿松石的珠宝店里，买了一颗蓝色的绿松石的坠子（图左 3）。至今发票还在，但是上面的波斯文看不懂，大约相当 900 块人民币。那个店主很自信：我做的绿松石坠子，是整个德黑兰做得最好最美的，不信你可以作比较。

我说：能不能让我看看绿松石的原石？

他拿起我买下的坠子：你看这坠子的背面，这就是绿松石原石的本来面目，我故意不把背面打磨掉。说罢，老板送给我一小包碎碎的小颗粒：我就是用这样的绿松石做的宝石，不是用塑料。

十年前我到江苏东海去，在水晶市场买了一个圆形的水晶章子（图右 1），高 8 厘米，这是发晶，里面全是一丝一丝的黑色发晶，不但漂亮而且罕见，我花了 600 元。我问老板：为什么开价这么高？

老板说：水晶的原石不值钱，要从这么多原石里觅到这块黑发晶，价格当然就高。这块水晶“冰糖”（原石）我送给你，卖也只卖 6 块钱……

我买宝石喜欢顺带买下它的原石，你有这样的藏宝习惯吗？

据说一串上等的翡翠珠子，如果颜色统一，质地统一，并且是从一块翡翠原石上取下来，那么它的价格要比非“同母所生”的高得多。



2012 年我到澳大利亚旅游，走进一家专卖澳宝的店。听说过蓝宝红宝黑宝，还没有听说过什么“澳宝”。低头一看，果然漂亮。店主说，澳宝分蓝宝和绿宝，这个坠子是蓝宝，90 澳元。

我心里一算，90 澳元相当于人民币 540 元，也不算太贵。便问：澳宝从哪里开挖出来的？水里？山里？店主立刻拿出一块澳宝原石：你手里拿的这块蓝宝，就是从这块原石上开出来的（图左 1）。

我说：我喜欢追求来历，这块原石也一起卖给我吧？

店主沉吟片刻：好吧，160 澳元。我吃惊：原石怎么比坠子上切

割打磨出来的澳宝还贵？原石上只有一条蓝，大部分是石头。

店主说：我的宝石店其实只卖澳宝，不卖澳宝原石。这么多柜台里，只有这一块原石，我把它当“说明书”的。

最后，我把“妈妈和儿子”都买下，共 250 澳元。真有点二百五。

2013 年秋天，我和大桑一起到衢州游玩，来到孔庙边上的奇石市场。据说此地黄蜡石最有名气，可我不太喜欢，黏黏的，糊糊的，缺少美感。

在一家专门卖黄蜡石的店里，我看到了一块黄蜡石的牌子（图左 2），非常细腻光滑，原来黄

喜得“佛地宝砚”

◆ 朱亚夫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往浙江宁波旅游，后乘着游兴，又去闲逛古玩市场。在一家较冷清的家店中，扫描众多藏品，无一中意，正欲离开，忽见玻璃柜台一角，有一方弥陀卧佛砚台。好像那尊卧佛正对我微笑一般，我停住了脚步，拿过这方砚台仔细端详，原来这是一方巴掌大的歙砚，旁镌隶书“佛地宝砚”，其上盖是一尊弥陀卧佛，只见菩萨左手拿布袋，右手衬头，大耳垂胸，笑得正酣，上下合之，天衣无缝。我暗付此砚既实用，又宜鉴赏，置于案头，放之櫥内，皆不失为了一件绝妙的文房之宝，可给书房带来吉祥喜气。于是也不还价，当即买下。

石砚可说是砚台的主流，明代作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石砚具有“质之坚膩，琢之圆滑，色之光采，声之清冷，体之厚重，

藏之完整，传之久远”的优点。砚台除了石质外，还有陶、瓷、瓦、砖、玉、竹、木、漆、金、银、铜、铁、橡皮、象牙等等。材质虽多，其中最为理想的砚材还是石质，被推为“四大名砚”无不都是石砚。

我的这方“佛地宝砚”是歙砚，也属“四大名砚”之一。“歙砚”的开山祖是易砚。据史料记载，易砚料取于江西婺源县（唐属歙州）龙尾山一带溪涧中，故又称之为“龙尾砚”。其石质坚韧润密，石纹自然而富有美感，苏东坡曾赞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穀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朴而重。”给人一种清新透逸之感。精致的砚台多配以红木之盒，而以卧佛作盖，市场少见，故称“佛地宝砚”名不虚传。

文房收藏界认为：在文房四宝中，纸只能以日计，笔只能以月

计，墨只能以年计，只有砚才能随人终身。因此，砚台历来深受文人雅士的青睐，一些文人为了得到一方上好的砚，不惜放下身架，屈尊求取。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以“砚癖”闻名于世。他对宋徽宗御案上的一方端砚心仪已久。一天，米芾用御案上的这方笔砚为宋徽宗书一大屏，端的好字，皇上看后龙颜大悦。米芾见状，赶紧手捧用过的端砚，向皇帝下跪请求道：“这块御砚已被臣用过，再也不堪被皇上所用，不如赐给臣下吧。”徽宗大笑，欣然同意。米芾手捧端砚，手舞足蹈，拜谢而出。高兴之余，墨汁全部泼洒在衣袖上。



徽宗皇帝感叹道：“米颠之名不虚传也。”清代大画家黄慎的《赏砚图》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文人爱砚的心态。如清书法家邓石如的“铁砚山房”、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的“麋砚斋”、现代学者刘博平的“独砚山房”、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八砚楼”、著名画家蒲华有“九琴十砚楼”等等，无不与砚有关。读其斋名，就可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书香之气。



除了与一般收藏爱好者无缘的被冠以“家有钱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黄金有价钧无价”的钧瓷外，任何瓷器，不管是古瓷还是现代瓷，不要说是破碎的，哪怕只是有一丁点儿的边缘毛口，都会大大影响其价值。但是，笔者却傻傻地珍藏着一只曾经被碎成六瓣后请“钉碗补碗”师傅修补好的 10 英寸大汤碗！

记得小时候，凡是家里的瓷碗瓷盘有了裂缝或者不是敲得粉身碎骨而仅是碎成几瓣又能完整拼成不缺损的，就会仔细保存好有损伤的碗盘本体和瓷片，等到弄堂口吆喝着“钉碗补碗呦——”的师傅来了，就请他给破碗打补钉——因为这样可以比买新的省不少钱。

那时的“钉碗补碗”师傅外套着一挂白饭单，肩挑一对小木箱，扁担一头挂着一个转陀。当揽下瓷器活后，师傅就打开自己带的小帆布折叠凳子，坐下后把一块白布摊在自己的两条大腿上，加上原先的一层白饭单，立马组成了一个临时工作台。

只见师傅沿破碗本体的缺口和相配瓷片的侧面涂上少许瓷泥，然后仔细地拼接成碗的原样。接着用一根带钩子的长线，一头钩住碗边，另一头反复扎紧固定碎片的位置后，再把碗放在大腿与小腹之间用不重不轻的巧劲夹住，用刷子蘸水涂抹需打补钉碗盘的裂缝两边。接下来就来回拉动转陀中间连着麻绳的一根杆子，转陀中轴会飞快的转起来，中轴下端的“金刚钻”就在沿裂缝两边各 5 毫米处钻出一个个不贯通的对称小洞，小洞周围有白色的粉末和着水浮出来。然后师傅用一柄小铜榔头逐个把 10 毫米长两头有尖钩中间略宽的扁铜条钉敲进两两相对应的孔中，最后擦清碗盘的外周，在接缝和铜钉处涂抹上瓷粉，松开钩子，一只瓷碗就修补好了。因为钉子的材质有铜铁之分，所以钉碗补碗的价格除用钉数量外也有所不同。不过，当大人和师傅商定钉碗补碗的价钯后，一般都会关照一声：“钉子打得密一点，阿拉钞票照付！”我家这只大碗可能因为碎成六瓣，又要盛汤，所以铜钉都是两只连在一起打上以增加牢度。

改革开放后，房子越住越大，我家也因此搬了三次家。为了新居的整洁，每次搬家总要丢弃一些既没有收藏价值又不实用的老旧东西，其中就有不少有点缺口和补过的旧碗旧盘，但就是舍不得这只补了最多铜钉的大碗，还让其占了新居玻璃柜的一角。曾经有老友看到我玻璃柜里陈列的这只碗不解地问我：你怎么把这一只打补丁的碗放在这里？言外之意，像这样的破碗，又不是名窑的古瓷，不值得收藏。于是我告诉老友，我不单纯是为了收藏这只碗，而是为了收藏碗外面那 52 颗铜钉，因为每次看到它们就仿佛在我耳边又响起半个世纪前在我们上海街头“钉碗补碗呦”的一声声吆喝！



一只补了五十二颗铜钉的碗

◆ 马蒋荣